

报告文学卷

上饶市新时期
文学作品选

周晓霞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（1—4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 . 报告文学卷/周晓霞主编.
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7

ISBN 7—5059—4378—2

I. 上… II. 周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上
饶市—当代②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8.5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48886号

书 名	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 (1—4)
主 编	周晓霞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冯善雅
责任印刷	冯善雅
印 刷	江西省赣东北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950千字
印 张	38.25
插 页	12页
版 次	200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1050套
书 号	ISBN7—5059—4378—2/I·3409
定 价	90.00元



《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》编委会

主编：周晓霞

编委：丁 凯 刘付生 汪日昇 汪根发
张应想 吴武华 陈华英 周晓霞
黄海君 傅之潮 傅 菲

中短篇小说卷主编：傅之潮

散 文 卷主编：黄海君

诗 歌 卷主编：张应想

报 告 文 学卷主编：刘付生

凡 例

一、本丛书为《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》，分小说卷、散文卷、诗歌卷、报告文学卷计四册共 95 万字。

二、入选作品起迄时间为 1978 年至 2002 年。

三、所选作品作者基本上是上饶籍或在上饶市工作的同志。

四、凡入选的作品都是在市(地)以上正式公开发表过的作品。

五、因容量有限,小说卷只选编中、短篇小说,一位作者只选编一篇作品。诗歌卷古体诗词不入选。

六、作者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同时入选选集各卷,只在其中一卷介绍作者。

七、入选作品编排次序由编者排定。

序

刘 华

作为业余作者,我第一次外出参加文学活动,是在上饶的铅山县城。我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的河口镇,晨起群鸦噪林,暮至满城倩影,令我很是惊奇;

作为诗歌爱好者,我第一次出席省里的诗会,则和上饶的诗友有关。他们向组织者提议,应该叫上这位新人,于是我在诗会的半途出场。遗憾的是,辜负了诗友们的期望,终未能在诗歌创作上“冉冉升起”;

作为文学编辑,我第一次遇到的笔会,又是在上饶举办的。在那个暑期,我领略了武夷主峰黄岗山的雄姿。山下蕃盛的夏,山腰满坡黄花的春,山巅呼啸的冬,令我至今难忘。对了,还有一只鹰,在坦荡壮阔的大峡谷里从容地滑翔。

那优雅的姿势让我相信,它并不孤独。有风与之鼓翼,有云与之作伴,鸟的啁啾,泉的鸣唱,莽莽苍苍的群峰,澎湃欢腾的林涛,全是因为它而激动。

一晃 30 年了,也许,武夷之鹰早已无处觅踪,也许,鸟日渐稀少,泉正在老去。但是,我记忆中那幅画面所象征的当年的文学氛围却经年历久,一次次地感动着我。

在铅山,在婺源,在圭峰,在万年,在三清山……每次笔会都让我看到了那从容不迫的翅膀,那锲而不舍的飞翔;看到了相互砥砺意志切磋技艺、相互喝彩的动人表情。在今天,保持这么一种纯净

的心态和优雅的姿态已是难得,保持这么一种激励创作的群体氛围,更是难能可贵了。

在鹅湖书院。我和同事离会的那个傍晚,忽然停了电,乡间一片黢黑。二三十位青年作者攥着手电、点着烛火和打火机拥出大门,向我们道别。坐进车里,但见所有熟悉或陌生的脸都化作了星星点点的光、闪烁烁的火,在辽阔而浓重的夜色里,那些星与火是瘦弱的,然而它们用灵魂的光芒挽着手连着心,轰然燃烧,令我温暖至今;

在万年的被我忘掉地名的乡里。我第一次参加一个文学社的笔会,我暗暗吃惊那严肃认真的会场气氛。会前,当地和来自邻近诸县的文学青年,显然已相互交流了作品,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在相互间品评作品的踊跃发言中,有的声音几乎像是中学生在朗读课文,其表情却庄严得像是站在神圣的论坛上。那份虔诚,谁见了都得心动。

.....

现在,上饶市作协克服各种困难、争取多方支持,编辑出版了这套《上饶市新时期文学作品选》,此举无疑是为会员为作者所做的一件大好事。在我的印象中,这可能是上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学编辑工作,编选的体裁、题材范围之广,作者数量之多,全景式地描绘出上饶文坛的盛况美景。它既是一次回顾创作、品尝丰收的盛大检阅,又是一次期待创新、召唤新人的庄严集合。大量陌生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,体现了组织者真诚而美好的心愿。这心愿,便是武夷山里的云和风,鸟与泉,林涛和任山鹰翱翔的空谷。

翻阅着作品目录,关于上饶文坛、文友的记忆,就这么情不自禁地打开了。自新时期以来,上饶的创作始终不断地为江西文坛奉献着精品力作,因此,尽管世事沧桑、人事纷繁,一些作家姓名和作品题目总在我们脑海中,再多的名片也不能覆盖。甚至,我觉

得,一个城市、一个地方是因为有了那样一个或一群人,才让我感到亲切,感到那里的山水的确很美。

2002年的江西谷雨诗会,研讨和着力宣传了上饶等三个地方诗人群体的创作,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。上饶诗群以其实力和特色,以其骄人的成绩,成为江西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为之欣喜之余,我瞩目于上饶文学的全面繁荣。

如上饶的山水风光——

有三清的奇绝;

有圭峰的精致;

有茶乡婺源那么浓的绿,那么诗意的小桥流水人家,那么典雅的一梁一柱、一砖一瓦;

有鄱阳湖的烟波浩淼,满湖帆影早已被隆隆机声所取代,想必暮归的渔船上满载着新生活的意趣;

更有黄岗山的雄峻,纵览云飞,阅尽四季,那气势仿佛把大千世界都包容在宽阔却深邃的谷壑间……

我神往着这样的文学山水。

报告文学卷目录

荒山之恋·····	刘付生	(1)
严计庚:从鄱湖走向世界·····	周晓霞	(9)
对一颗优秀灵魂的倾诉·····	张应想	(14)
我是青年,我想去西部·····	范晓波	(20)
婺源茶道复苏的前前后后·····	夏 瀚	(33)
四十二年离别泪·····	涂新华	(44)
绿茶之光·····	龚乃旺	(52)
为有牺牲多壮志····· 龚乃旺 范剑华 刘付生	徐树斌	(59)
在城市边缘····· 宁 苹	石红许	(68)
见证英雄·····	刘付生	(75)
中国淘金热纪实·····	王季桂	(85)
边镇商战酣·····	张常青	(108)
痛苦的抉择····· 祝长月 江仲俞	林 伟	(116)
中国“粮王”·····	史 俊	(126)
轨道,伸向远方·····	郑常勤	(134)
功勋法医·····	张应想	(142)
文坛巨星的恩爱伴侣·····	陈家鹦	(151)
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穿行····· 吴武华	郑大中	(159)
访美纪行·····	龚乃旺	(166)
为生命而歌·····	刘付生	(184)
红土地上的“黑精灵”····· 史 俊	胡 芳	(192)
探访荒芜的梦想庄园·····	范晓波	(201)
知耻近乎勇·····	胡文星	(210)
被火车带走的岁月·····	郑常勤	(218)

此生跟着书画走·····	吴武华	(230)
为了这个家·····	石兰芳	(234)
三十二年磨一剑·····	张常青	(250)
为了这条铁路·····	郑 滨	(256)
漫漫追捕路·····	洪 浪	(263)
上饶商战·····	程继红 汲 军	(270)
后记·····		(277)

荒山之恋

刘付生

1997年的许琳娟，依然亭亭如玉，可她那张在农村已土著化了的脸，似红土壤的复制品，显然阳光经常逗留。

不过，许琳娟那样子，站着，就像是一个感叹号。3年前，她是一名大学生，7年前，她是浔阳女子，一个百分之百的都市女孩。那时，她已20岁了，可她对农村的印象很模糊。

而今天，许琳娟的农民史已经两年了，在一个土得掉渣的地方——波阳县石门街段庄村，她开垦了415亩荒山，并把荒山命名为珺瑾庄园。

遭遇爱情，也遭遇西山，这两者感觉如出一辙

父亲是位古典文学迷，有很多的藏书。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，许琳娟常常通宵达旦地做书虫，光是一本《红楼梦》，起码看了10遍，分明是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以至那张忧郁的脸，为她赢得了林妹妹的雅号。考进江西农大园艺系后，身体状况不佳，常生病，“林妹妹”的雅号更是被人过瘾地喊着。

那时候，许琳娟还是校园文学沙龙里的一员主将，散文写得水灵灵的，更为她披上了一层“贵族化”的面纱。

可就是这么个人，竟然会嫁到农村，像农民一样去承包荒山。她的一个同学说：当时打死我，我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。

因为江西农大的蚕桑专业是与浙江农大协办的,大学三年级时,许琳娟在杭州就读。一次,同班同学陈礼敬约她到西湖畅游,那时正值金秋时节,桂花飘香,美丽的湖光山色也正适合谈情说爱,当漫步到九溪十八涧时,陈礼敬突然话锋一转,提及在他波阳石门街段庄村老家,有座荒山——西山,他毕业后想回去把西山开发出来,用妻子的名字来命名一座庄园,就此征询她的意见。

话题没有往下展开,时间似乎凝住了。就在那时,受震撼的许琳娟,充满新奇感地打量着陈礼敬,从西湖到西山,虽一字之差,却欲变成小鸟长出两个翅膀,飞过去。

其实,外表“贵族化”的许琳娟,内心世界对人生有着苦行僧般的跋涉追求。“要强”是她的第一性格因素,她曾想过,毕业后分回老家九江市,过一种舒适的都市生活,或者到沿海去打工,可那都没什么兴奋点。蚕桑专业使她与现代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每当老师讲起农产品的品种、播种、利润,她就很刺激。在浙江实习时,看见浙江农民精耕细作,很富足,她就萌发了要和浙江农民比一比的念头,可惜没有一个着落点。

从陈礼敬嘴里吐出个西山,就像种子破土而出。

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站在美不胜收的西湖,有点放眼世界的味道,对人生的设计,自然就旷达,要大手笔。这使她迅即对陈礼敬的西山开发有了回应。就凭陈礼敬这一点,便使她当场确定了与他的恋情。当时,她牢牢地抓住身边的木栅栏,衣服被微风撩起,幸福感随风荡漾,似乎有点琼瑶小说的意境。

许琳娟坦言,当时很冲动,有点像从戴望舒营造的雨巷里跑出来一样,她终于看清了自己脚下的路。

1994年正月,许琳娟以度假的名义,依约来到了陈礼敬家。进村时,约黄昏5时许,当时,整个村子炊烟袅袅,很浓郁的乡村情调,令她开怀极了,因为这是都市里享受不到的。

次日,在冬日暖洋洋的太阳下,她看到村后那一片一望无际的

西山,像当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,一见钟情,脸涨得通红,马上就想起这是一个以自己名字来命名的“庄园”,姑且就以笔名琚瑾来命名“庄园”吧,因为那笔名有爱情的含义。

那天,山风呼呼作响,似篝火浪漫,也似征战沙场的古代壮士朝天咆哮,风不醉人人自醉。当时许琳娟就卷起袖口,推起26型自行车,对西山进行丈量,一上午,把脚都走酸了,一个尚未出阁的女大学生,已俨然是庄主了。

父亲说:“如果你敢出这个门,就不要认这个家了。”

七月流火,1994年夏天,给许琳娟的人生进行了一次注脚。

学校鉴于她和陈礼敬品学兼优,决定分配他俩去省蚕桑研究所,让他俩考虑3天。直到今天,许琳娟还不客气地说,当时,陈礼敬有点动摇。一个农民的儿子,想留在省城,无可厚非。可许琳娟毫不含糊半句,当天,她就找到班主任说,她想分配去波阳乡下,此前已写信给当时的波阳县委书记,得到应允。那时,许琳娟在同学的眼里,是突然一下子阳光四射,还是冰雪覆盖,谁也说不清楚。

显然,这事需要胆识过人。

到波阳,是跨地区分配,事先并没有跟父亲通气。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当许琳娟独自回家,拿出到波阳报到的函件跟父母解释时,全家人都呆了:“这么大的人……”父母相对无语,话咽在嘴边说不出来。凭什么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,却要跑到偏远的乡村,用青春去做赌注呢?石门街在哪?那个冷清清的所谓段庄村,又在哪?父亲气得牙帮格格响:“一口一个西山,想走就走,根本不把做父母的放在眼里,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”望着执意远去的掌上明珠,母亲几天没吃饭,直落泪。那时许琳娟苦闷极了,只有横下一条心,和父母有话直说了:“家里兄妹5人,唯独我上了大学,起点高些,就让我去拼一回吧。”

父亲说:“如果你敢出这个门,就不要认这个家了。”也罢,结果

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,没有一点“人情味”。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,许琳娟行囊空空,直取目的地,只是西行伊始,没有父母出郭相送。而使命感则如细细的钢鞭,阵阵抽打在自己的肩头。她已经破釜沉舟,别无选择了,成也西山,败也西山,当她再次走近现实中的西山,已是千言万语,一触即发了。

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事情还没完。

这头,在陈礼敬家,他的父亲正对他暴跳如雷,迎头痛骂:“你左脚搁右脚的舒服日子不过,跑回来种田,如果失败了,你要坐牢的(指兑现不了承包荒山的合同)。”许琳娟进了这个家门后,明显感受到他家人的怨恨。他父母认为是她鼓动了陈礼敬,她是此次活动的“原罪”者。尚未过门的儿媳妇,此时其尴尬已到极点了。“也罢,如果有牢要坐由我去。”许琳娟与未来的公婆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,她声明和陈礼敬从经济上独立,不需要家里任何资助。

有浪漫气息的珥琯庄园,却没被 90 年代的文明注册

1995 年 9 月 22 日,许琳娟经过近一年的磨合,分别与段庄、段家、吴家、汝公塘、陈家、庄陈、老虎坡、鸡公坡、新建共 9 个村民小组,签署了承包开发西山 20 年的合同,每年承包费 8000 元。之所以把这 9 个村名记录下来,是为了用文字体现许琳娟愈挫愈勇的一面。

能够将这涉及 9 个村的连片荒山承包下来,实属不易。许琳娟几乎是以演说的方式,到处向村民们兜售她的宏伟蓝图。可是难呢,光她在 9 个村来回穿梭,已无数次了,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走着,每一脚踏在地上,都是一个响亮的吻。

还是那个 9 月 22 日,面对众乡亲,段庄村委会支书叶国平一席话感人肺腑:“父老乡亲们!村里难得出这么一个大学生,居然回到家乡来开发荒山,这是何等不易的事。荒山已荒了几十年,还要荒到何时呢?都是乡里乡亲的,就让年轻人在荒山上闯出一条

路来吧！”

随即，许琳娟在山上依着斜坡临时搭了一个“人”字型的茅屋，住进山，形成屯兵扎寨之势。

满山荒芜的茅草，舒展开来，可闻不到什么野花的清香，除了茅草，还是茅草。就如同一张白纸在眼前，一上山就意味着白手起家。简易棚除了能放一张大床外，其余被垒到半腰高的化肥弄得拥挤不堪，和大自然的对峙开始了。

许琳娟过起了远离都市的日子，起先几块石头用泥巴糊了糊，上面支起一口大铁锅，每天锅里躺着的就是萝卜白菜，而烧木柴使菜还带烟糊味，难咽，后来买了小煤球炉，山腰的风太大，把热气都吹掉了，饭菜大都烧不熟，最后想出绝招，打开伞挂起来挡风，那样子看来十分的怪里怪气。

当年8月份辛苦挖的井，因井水浑浊，没派上什么用场，只好到山脚下排水沟里去取水，从山脚到山顶有长长的一段距离。每日，许琳娟洗完衣服后，就一手提着满满的水桶，一手提着满满的衣桶，吃力地走上山。以至形成90年代的大学生，70年代的着装、50年代大跃进的劳动强度这样一种画面。

垦荒开始，用手扶拖拉机翻耕，铁犁经常断。没辙，为赶进度，要雇劳力；为节省开支，在城里很少干体力活的许琳娟，这时也咬着牙上，荷锄上山，挖土打穴，一天下来，满掌血泡。全身散架，但挖一锄总要少一锄，这绝对没错。许琳娟还风趣地说，如今她已顶得上半个男劳力了。

没菜下饭，营养不良，如今许琳娟又黑又瘦，偶尔翻看学生时代的照片，她惊讶，这还是许琳娟么，昔日青春少女的风韵，已荡然无存，一位朋友说：“许琳娟外表上已纯粹就是土著农民。”这绝不是90年代的幽默。

夜，更是孤独，四面八方一片漆黑，起初还有雅兴，在院门口转转，感清风之吹拂，仰明月之朗照。或者点亮蜡烛，一遍遍地看西

山未垦时的资料照片，一阵阵激动。久了，因劳累而人体困乏，只能躺在床上沉沉睡去。有次熟睡，被老鼠咬耳朵咬醒，许琳娟起来，说魂都给吓飞了，打开电筒一照，那只老鼠居然还挺神气地在枕头上闲庭信步，现代文明已与她绝缘。因为没有通上电，连她最喜欢的娱乐——听收录机，也只好取消，这个社会瞬息万变的许多新鲜事，已和她远离了，真是英雄寂寞。

也有一份慰藉，那就是蓝天白云之下的恋爱。这一份相濡以沫的情感，足以击溃一切不如意了。

许琳娟在雨中指天发誓，我不弄出个名堂来，誓不罢休

最恐惧的莫过于暴风雨莅临了，雨说来就来，谁也挡不住，开始是微缩了的吧吧声，零落却有韧性，不过就是几秒钟的功夫，从天上齐刷刷地射下，浇个全身湿淋，许琳娟的记忆中常这样。诗人在雨季里尚可痴人说梦，心存喜悦，而许琳娟则必须面对现实。

那一回，陈礼敬带短工在外做事，她因收油菜累病卧床，突然天变脸，雷雨交加，击打地面的轰鸣早分不出节奏。大雨横扫千军，像一排密集的流弹无孔不入，视线所及处一片迷茫。风又挟着雨弹粗鲁地猛击茅棚，茅棚摇摇欲坠，吓得她抱着被子缩成一团，这还叫雨么？那时真正体会到人和大自然面对面的抗争。生命的意志随时都有可能被瓦解。尤其雷声一声盖过一声，用五雷轰顶来形容，一点也不过分，眼巴巴地瞅着，想到“珥瑾庄园”尚属草创，假如就这样一钱不值被雷击死，岂不枉哉；如果陈礼敬在眼前，哪怕死在爱人的臂弯里，也堪称千古绝唱。

回过神后，这亲切的“卧室”，突然地变得陌生，想到自己的人生有高潮低谷，唯独没有庸俗，没有停止跋涉。自己倾心热爱生活，缘何却屡屡遭大自然的挤压？她不服气，一时热血欲喷，不由得握拳捶床，仰视窗外天空，大喊着：我许琳娟不做出一番成就来，誓不罢休。

恰在那时，陈礼敬穿着雨衣雨裤跑进屋，顿时，许琳娟忘乎所以地再也顾不上什么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两人抱成一团，任凭泪水化作雨水，流成一首抒情诗；任凭雷响转成交响，奏响弘扬爱情的乐章。

许琳娟说，我再也不怕了，陈礼敬一进来，我就有了力量，至少是有了两人在一起并肩作战的勇气。

荒山雪藏近两年的许琳娟，成了一块生命的磁场

说起来就像路遥小说《人生》里的笑话，当高宝林将漂白粉放进井里时，乡亲们还以为他是投毒。而当她在除草剂里放肥皂粉解毒时，村民们则在看她的笑话。

毕竟，这就是她和传统农民的区别。

415 亩的荒山，去年就被开垦了 350 亩，荒山被大大地美容了一番。当年她就播种了 40 亩西瓜，极富魅力的是，那年梅雨绵绵，当地老表很多西瓜销路不畅，烂在地里，而她一古脑儿把瓜运往九江，就凭瓜的品质、品味，创下一天零售一万斤的纪录。村里人也闻所未闻，当品尝了许琳娟挨家挨户免费赠送的瓜后，善良的村民，望着曾经被风言风语的一个异乡女子，不无内疚地动情地说：“妹子，你是真本事呵。”

“我曾经梦想成为张爱玲、三毛那样出色的女作家，留下一个不朽的名字，可是，当我选择了西山时，我明白这才是我一生事业的起点。”

今年，规模种植的面积已经具备，播种 190 亩，包括西瓜、大豆、花生、烟叶，还套种了桔子、梨，预算收入近 20 万，县里已将她列为“开发荒山大户”；明年，415 亩的荒山将全部播种，形成现代化农场的雏型，这也堪称内地农业发展的“深圳速度”。

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在荒山雪藏近两年的许琳娟，终于凭她感人的垦荒史声名远扬，有关官员、记者、大学生、老百姓，纷纷慕名